

孙为刚 著

送 洋 漁 秋

中國文學出版社



孙为刚 著

I75

974

歌 渔 洋 远

李 大 鹏 题



中国文学出版社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京)新登字 137 号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浓郁海洋气息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报告文学集,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等报刊上的报告文学二十余篇,有的作品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全国高中语文课本。作者笔下,远洋的波涛,近海的风浪,生动再现;渔家的海,潜水员的海,灯塔看守人的海,各具特色。本书热情讴歌了铺水盖浪的远洋捕鱼人,出生入死的潜水员,默默无闻的灯塔看守人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给读者展现了一块鲜为人知的领域。本书还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中胶东半岛的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

远 洋 渔 歌

孙为刚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山东蓬莱市印刷厂印刷

850×1092 1/32 12.125 印张 30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71-0165-7/I·155

定价:8.00 元

序

峻 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对于故乡，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说有一种病叫做“怀乡病”的话，那么我是这种怀乡病的严重患者。我自1948年离开山东南下，每隔一、二年总要回家乡走一走，《秋色赋》等作品就是回故乡的收获。十年浩劫，没能回来。1976年回来过一次，那是十年后的第一次。这几年尽管身体不好，我还是坚持每一、二年回来一次，呼吸一下家乡清新的空气，听一听淳朴的乡音，我的病仿佛好了许多。

家乡有两句俗话：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今年夏天在烟台，我遇到烟台日报的记者孙为刚，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是个典型的胶东大汉。尽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四年前，我的散文《雄关赋》和他的报告文学《远洋渔歌》都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补充教材》里，四川教育出版社为配合教学出版一本《作家谈高中语文课本》的书，我写的《〈雄关赋〉的写作》和他写的《〈远洋渔歌〉的采写经过》的体会文章，同时收进这本书里，那里面还有作者小传。通过这本书，我与为刚初识。

据我所知，为刚是位很能干的记者，到报社工作10年来，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过一本25万字的通讯集《冲出涡流》。今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又要出版他的一本报告文学集《远洋渔歌》。他带着透着墨香的清样，让我为他这本集子写几句话。说实话，

这几年身体不好，已很少写东西，这本 30 万字的书稿，我未能从头看到底，就我看过的篇章，谈点印象。我认为，这是一本具有浓郁海洋气息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报告文学集。我们家乡有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刚是靠海写海，他的笔下，远洋的波涛，近海的风浪，都有生动的再现。渔家的海，潜水员的海，灯塔看守人的海，都各具特色。书中热情讴歌了那些铺水盖浪的远洋打鱼人，出生入死的潜水员，默默无闻的灯塔看守人，给读者展现了一块鲜为人知的领域。有的篇章读来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曾做过记者，办过报纸，我深知，懒人是做不了记者的，尤其不能成为一名好记者。我还认为，记者与作家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的许多著名作家曾是优秀的记者，如刘白羽、魏巍等。因为记者这个职业使他们能够贴近生活，深入生活，掌握大量素材。谈到生活，我认为，人民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尽管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我至今坚信不移，离开了人民，离开了生活，是决写不出好作品来的，离开生活的作品是决不会有生命力的。我的作品写的不算好，我对它并不满意，但有一点，它是来自生活的。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作品，主要是因为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我生活在人民之中，与人民共呼吸，同命运，受到了人民创造的事业的鼓舞。

为刚今年年届不惑，这是个大有可为的年龄，希望他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家乡父老乡亲的好作品来。

1993 年 8 月于烟台海滨

目 录

序

峻青

沧海卷●

远洋渔歌	(3)
潜水员的故事	(14)
灯塔看守人	(29)
魂系海洋	(47)
十八万 哩风和浪	(57)
横扫太平洋	(77)

在水一方	(122)
夜太阳	(139)

大地卷●

祖国,请听我说	(163)
钟之星	(231)
宗仁辞官	(243)
武才逸事	(246)
冲出涡流	(256)
胆与识	(266)
小镇风云	(275)
港城京戏迷	(289)
销售员咏叹调	(297)
红烛之歌	(304)
“中亚”之路	(319)
港城之光	(333)
老道传奇	(343)
坎坷	(348)
天命	(364)
港城商战	(373)
后记	(383)

沧海卷



远 洋 渔 歌^①

【自读提示】

这篇课文记叙了有志气、有理想的中国“渔神”邵元杰的先进事迹。

在我国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暂时落后的领域，如何实现零的突破，赶上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固然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有突出的作用。不是吗？在接船不来梅时，邵元杰对大伙儿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我们也一定能驾起这条船。”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信心和气魄，才能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把渔轮驶回祖国。在弄潮白令海时，在“洋设备先进是事实，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迷信它”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反复探索，才获得烟台远洋渔业史上第一个大网头。在海上“联合国”中，正是由于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对策，才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和友谊。

课文的主要人物形象鲜明，这主要是由于：第一、运用了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等多种描写手段。第二、选材典型，精选了能充分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例，不求面面俱到。如“弄潮白令海”部分，笔墨集中于战胜大风暴和探明网位仪的误差，从而取得公海渔场的历史性胜利。“海上联合国”部分也是只写有代表性的两例。第三、有详有略，突出重点，不拖泥带水。如“接船不来梅”部分，详写了接船任务的艰巨，至于接船过程则写得简略：“经历千辛万苦，历时38天，航程12000海哩，终于胜利驶回烟台港。”白令海上奋战风暴的过程，也是只作概括叙述：“狂

① 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

风恶浪肆虐了三天三夜，他们在海上紧张地搏斗了三天三夜。”

“宁上南山当驴，不下北海打鱼。”这是胶东沿海一句流传很广的民谚。打鱼苦且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时有发生。

尽管如此，或为生计所迫，或为那占地球面积 2/3 的蓝色所诱惑，还是有不少人扑进这蓝色的怀抱。

邵元杰便是其中的一个。

接船不来梅

1985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联邦德国仅次于汉堡的第二大港——不来梅港。

三五成群的不来梅市民聚集码头，对着港湾中的一艘渔轮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当地电视台的记者也把镜头对准了这艘渔轮。不来梅的市民是见过大世面的，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哦，原来是一群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人。

港湾里的一艘渔轮上，正在进行一场交接船仪式，一面老鹰旗（联邦德国国旗）缓缓降下，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33 名接船的中国人列队肃立在甲板上，向着五星红旗行瞩目礼。

为首的是个 40 多岁的中年人，典型的山东大汉块头，一张极富个性的方脸，两条卧蚕眉又黑又长，一双鹰隼般的锐眼威严、自信，长满络腮胡须的脸刮得铁青。他就是新成立的烟台海洋渔业公司远洋办公室主任邵元杰。

邵元杰出生在胶东沿海一个渔村，15 岁那年，为家门口那无际的蓝色所诱惑，考入了烟台水产公司技校。3 年后他扑进了这蓝色的怀抱，干过水手、水手长、大副。1985 年，他奉命组建烟台远洋渔业公司。今天第一次带队出国接船，心情显得格外激动。站在甲板上，望着远洋渔轮上第一次升起的五星红旗，他的

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眼前又浮现出共和国远洋渔业史上那未曾揭开的一页。

60年代初期，敬爱的周总理就指出，中国渔业的方向是向外海、远洋发展。那时，远洋渔场还是水族们的一统天下，人类极少涉足。我们当时起步并不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制造了红海洋，冷落了蓝海洋。

弹指一挥20年，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那些捷足先登的发达国家，远洋渔业已占整个水产业的40%—50%，而我们，远洋渔业还是个零。

今天，他就是为了实现这零的突破，来联邦德国购买这艘大型远洋渔轮的。消息灵通的远洋渔业发达国家纷纷发表消息或评论：“中国即使购买了先进的渔轮，也开不进远洋渔场。”有的甚至断言：“中国人很难把船从不来梅开回中国港口。”

是啊，邵元杰和前来接船的中国船员，刚刚走下几百马力的小渔船，走上这卫星导航、电子探鱼、综合加工的大型先进渔轮，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陌生，他们能驾驭得了吗？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我们也一定能驾起这条船。”邵元杰对大伙说。

1985年9月15日，这艘命名“烟远一号”的渔轮，在33名中国船员的驾驶下，经历千辛万苦，历时38天，航程12000海哩，终于胜利驶回烟台港，揭开了我国远洋渔业史上崭新的一页。

弄潮白令海

白令海，位于北太平洋北端。在这块高纬度的海面上，强风暴和大雾是常客，火山爆发、地震海啸也时常光顾。前年，一艘5000吨级的外国渔轮在这里神秘失踪。白令海，与大西洋的比斯开湾、印度洋的好望角等，同称世界海员的“四大坟墓”。

1987年12月中旬，邵元杰正率领烟远一号、二号在白令海作业，一场少有的大风暴气势汹汹地向他们袭来了。

风，呼啸着，吼叫着，掀起了20多米高的狂浪扑向渔轮。浪峰从驾驶室顶棚滚过，粗壮的三角铁焊成的探照灯架被扭成了麻花，前桅杆上的汽笛和驾驶室顶棚的航行灯被打落水中，厚厚的舷窗玻璃被击碎，3500吨的渔轮被打得左右大幅度摇晃，上下颠簸，人们站立不住，全被摔倒在甲板上。忽然，不知什么地方发出“嘎吱嘎吱”的可怕的响声。

这批渔民都是海里生、海里长的，不知经过多少惊涛骇浪，但面对这从未经历的风暴，全懵了，不知是谁吓得呜呜哭泣起来。

啊！原谅他们吧！不要说第一次出远洋的小伙子们，就是有着近30年海上生涯的邵元杰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此时此刻，多少双眼睛注视着邵元杰，他身上系着两条船的安危，连着100多人的性命！他就是海魂，就是海神！

看着几个小伙子惊恐的面孔，刚走下指挥台的邵元杰随手抓过一把扑克牌，招呼他们：“来，小伙子们，来一把！”

什么！在这生死未卜的危急关头，还要打扑克？小伙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来，小伙子们，来一把！”邵元杰又重复了一遍。

不错，是经理要和咱打扑克。平日海上生产忙，经理顾不上，今天——小伙子们激动了，他们用绳子把椅子绑在桌子腿上（桌是固定的）。

“老K！”“司令！”好一场扑克大战！忘却了眼前的险境，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哈……我们赢了！”邵元杰粗犷的笑声压倒了怒吼的涛声。

狂风恶浪肆虐了三天三夜，他们在海上紧张地搏斗了三天三夜。暴戾的白令海终于服输了，它用细浪轻拍着中国渔轮的船

舷，发出赞叹：“好样的，中国船！”

北太平洋渔场是富饶的、慷慨的，但是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渔船，却显得那样吝啬。

1987年9月底，烟远一号第4次来到北太平洋渔场。前几次由于海况不熟，收获不大，这一次一连几天收获仍是甚少。

好几次，电子探鱼仪上明明呈现玫瑰红，这是密集鱼群的标志，可是网拖上来之后，就是不见鱼，水手们急得拍腿跺脚。原因在哪里呢？

一向自夸胃口好的邵元杰，像是突然患了厌食症，变得茶饭不思，常常对着海图发怔，有时在驾驶室一蹲就是半天。后来，他的目光停在了显示鱼网在水中深度的网位仪上。鱼群在水中是垂直深度，而网在水中有一定的倾斜度，会不会是网位仪有误差引起的？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别人听。

“这么先进的渔轮，网位仪能有问题？开什么国际玩笑？”不少人根本不相信他的判断。

“洋设备先进是事实，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迷信它。你休息一下，我来带这一网。”邵元杰果断地对值班船长说。邵老板的犟劲众所周知，他认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

“甲板注意，网位下压15米，下压……”扩音器里传来邵元杰沙哑宏亮的声音。

整整一下午，邵元杰在驾驶室里反复探索，终于探明了网位仪的实际误差。下午5点，快到上网的时间，站了一下午的邵元杰累得站不住了，同事们劝他回舱休息去。

上网了。钢丝绳绷得紧紧的，好兆头！

囊网出水了，好大的网头！装满了鱼的囊网长龙般地被拖上了后甲板。经测算这一网足有90多吨鱼。

烟台远洋渔业史上第一个大网头！水手们爬上网包，欢呼，跳跃，互相拥抱，欣喜若狂。许多老船员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

到一网捕这么多鱼，激动得手背直抹眼泪。北太平洋公海渔场上第一次响起了中国船员的欢呼声！此时此刻，过度疲劳的邵元杰累得瘫倒在船舱里，无法和大家分享着这胜利的喜悦。

接着第二网 120 多吨！第三网 130 多吨！

烟远一号在北太平洋公海渔场作业 108 天，捕鱼 5900 多吨，实现产值 192 万美元。中国水产总公司发来贺电，我国驻美渔业代表处发来贺电，祝贺烟台远洋渔业公司在公海渔场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随着胜利喜讯的传播，邵元杰的一个外号也在船员中不胫而走——“渔神”。

海上“联合国”

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汉语、英语、德语、日语，烟远一号进入美国经济区作业后，船上有四个国家的人，操着四种不同的语言在工作、生活。不过百米长的渔轮上，俨然是一个海上“联合国”。

烟远一号上有位美国联营公司的代表。这位先生声称曾在好几个国家的船上工作过，经常出言不逊，态度蛮横。按规定，凡在美国经济区作业的各国渔轮，必须买美国渔船的鱼获，然后由船加工出售。我国烟远一号也须如此。海上买鱼，无法过秤，只能由联营公司代表负责测算。鱼网呈圆柱形，直径粗细不一，网头网尾鱼的密度、比重不同，而这位联营公司代表测算时，直径按最粗的算，密度按最密的算，测算的数量多，而实际数量少，明显地偏向美国渔船。我船员不服，气愤地指出他测量方法不科学，他把头摇得像货郎鼓：“NO！NO！NO！我在许多国家的船上工作过，都是这个量法。”他还经常走进驾驶室，随意摆弄船上设备。我船员提出，损坏设备要他赔偿，他傲慢无礼地说：“我一个

月的工资,抵得上你们全船船员的工资。”言外之意——赔得起。

难道我们就这样吃这哑巴亏,受这窝囊气?

“不,同志们,同这种人打交道,要有理、有力、有节”,邵元杰耐心地告诫大家。

一天晚上,邵元杰约请这位代表坐下来谈判。邵元杰从他对囊网的测量方法到他生活上的不检点行为,一一指出,义正词严。有力的发言,像机关枪,字字句句铿锵有力。谈判从晚上七点持续到凌晨一点。最后,邵元杰严正指出:“作为联营公司代表,我不希望你偏向任何一方,只希望你能公正。很遗憾,你没有这样做,你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使我们经济上蒙受了损失,你生活上的不检点行为,伤害了中国船员的感情,对此,你是要负责任的。我还要向你们老板反映你在这里的情况。”

平日傲慢无礼的这位代表先生似乎此刻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怔怔地愣在那里无话可说。

第二天,这位代表改变了过去的测量办法,并提出要和邵老板交朋友。他私下对翻译竖着大拇指说:“你们邵老板,厉害!”

有矛盾和斗争,也有团结和友谊。绝大多数外国人和中国船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烟远一号上工作的联邦德国鱼片加工技师尧根是个长着大胡子的德国人,他对质量要求很严。一次,他发现一个船员对鱼片质量不负责任,抓起一条鱼朝那位船员身上扔去。个别工人想不通,反映到邵元杰那里。邵元杰一面耐心说服大家,把劲用在提高鱼片质量上,一面通过翻译委婉地指出尧根方法上的不当之处。全船上下一齐努力,鱼片质量稳步提高。国内有的渔轮因鱼片质量不过关被迫停止加工鱼片,而烟远一号的鱼片质量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外国客商发来电传:“烟台的鱼片,有多少我们要多少。”看着电传,尧根和那个挨过鱼打的船员都会心地笑了。在船上,邵元杰还按中国的风俗,为联邦德国巴德尔技师庆

贺了他 44 岁的生日。

第四个航次结束了,烟远一号要回国了,尧根等人拉住邵元杰的手,恋恋不舍地说:“邵先生,下个航次,我们还要到你的船上工作,还要到你们烟台旅游。”

邵元杰爽朗地说:“欢迎! 欢迎!”

北太平洋的冬夜,急促地拉下了它黑色的帷幕,茫茫的海与漫漫的夜溶为一体。晚风中飘来菜肴的浓香。哦,今天是 1988 年元旦。

在全船最大的房间——船员餐厅里,邵元杰安排了专场晚会——北太平洋之夜音乐会,还邀请许多外国船员参加。

没有爵士鼓手,没有电声乐队,马达是他们的合弦,涛声为他们伴奏。美国人的渔歌号子,日本人的拉网小调,中国船员的《大海啊,故乡》,还有小伙子们刚健有力的海上迪斯科。唱吧,跳吧,在远离祖国的北太平洋上,欢乐能忘掉乡思,欢乐能战胜寂寞。大海,人类的故乡,只有风口浪尖上闯过来的船员,才有资格在这雄壮的舞台上引吭高歌、尽情欢笑。

大海是蓝色的,邵元杰的梦也是蓝色的。

童年时代那蓝色的梦正在变成现实。烟台远洋渔业公司组建 3 年来,从小到大,现在已拥有两艘大型拖网加工船和一艘 4000 吨级冷藏运输船,固定资产 5000 万元,形成了从捕捞加工到冷藏运输的完整的远洋渔业生产体系,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远洋渔业公司之一。

前年 9 月底到去年 6 月初,邵元杰率烟远一号、二号第四次远征北太平洋渔场,历时 9 个月,共捕捞加工鱼获 22466 吨,完成产值 3928 万元,为国家创汇 651 万美元,创造了中国远洋渔业史上航次的最好成绩。两条船 9 个月人均创产值 19 万元,创全国远洋渔业最高纪录。

消息轰动了全国水产界。回国后,来自各方面的参观者,使